

葉嘉瑩著

迦陵論詞叢稿





2 037 2758 3



如陵論詞叢稿

葉嘉瑩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迦陵論詞叢稿

葉嘉瑩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2 字數 253,000

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10,000

統一書號: 10186·79 定價: (六)1.20元

目 錄

溫庭筠詞概說	一
從《人間詞話》看溫韋馮李四家詞的風格	三
——兼論晚唐五代時期詞在意境方面的拓展	五
大晏詞的欣賞	二二
拆碎七寶樓臺	三九
——談夢窗詞之現代觀	四一
碧山詞析論	二〇九
——對一位南宋古典詞人的再評價	二一〇
說靜安詞《浣溪沙》一首	二五一
談詩歌的欣賞與《人間詞話》的三種境界	二五九

對《人間詞話》中境界一辭之義界的探討·····	二六九
《人間詞話》境界說與中國傳統詩說之關係·····	二八五
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·····	三七
後 敘·····	三五

溫庭筠詞概說

一、前言

我於早歲讀詞之時，對溫庭筠詞，頗爲不喜。暇嘗自思其故，以爲蓋有二因。一則，當時我方年少，偏重感情，耽愛幻想，故於文藝亦偏愛主觀之作。其於作品之中，表現有對理想追求之熱望與執着，或幻滅之悲哀與嘆息，足以激動人之心懷，使之盪氣迴腸而不能自己者，則爲我所深愛；反之，若其作品但持冷靜之觀照，作客觀之描摹，則雖其作品極爲精美，亦爲我所不喜。而溫庭筠詞則近於後者。此我所以不喜溫詞之理由一也。再則，我性疏略簡易，不喜華麗雕飾之作，故於詩之陶、謝二公，則我偏愛陶之自然，於李、杜二公，則我偏愛杜之樸拙。詞亦然。以溫、韋二家言之，則我寧取韋之清簡勁直，而不喜溫之華美穠麗，以其過於豔、過於膩，似少純真樸質之美，與我之天性頗遠。此我所以不喜溫詞之理由二也。夫溫庭筠詞既爲我性之所不喜，有如上述矣，而今竟取而說之者，其故

蓋有二端。一爲在己之原因。歲月易逝，瞬焉已過三十，韶華既漸入中年，情感亦漸趨淡漠，而近十年中憂患勞苦之生活，更頗有不爲外人知，且不足爲外人道者。辛稼軒《醜奴兒》詞云：「而今識盡愁滋味，欲說還休。」我今頗亦自感過去所耽愛之熱望與執着之既爲空幻，而悲哀與嘆息則更爲無謂，因之，近年來寫作之途徑乃遂漸由創作轉爲批評，而欣賞之態度亦遂漸由主觀轉爲客觀矣。且也，我之天性中原隱有矛盾之二重性格：一爲熱烈任縱之感情；一爲冷靜嚴刻之理智。此矛盾之性格，在現實生活中，雖不免多害而少益，然而以文學欣賞言之，則或者尙能無違古聖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」之遺訓也。而況老大憂患之餘生，主觀之感情已斂，客觀之理智漸明，故我過去於溫詞雖無深愛，而今乃竟取而說之，自知不能有何高見深會，惟冀能爲個人欣賞態度轉變之一驗耳。此我所以取溫詞而說之之理由一也。另一則爲在人之原因。今年夏，許詩英先生爲《淡江學報》向我索稿，且云交卷之期可以遲至寒假之後，私意以爲來日方長，頗多餘裕，遂欣然允諾；更因當時方爲人寫得說靜安詞小文一篇，忽動說詞之念，因告許先生云，我將取唐五代溫、韋、馮、李四家詞一說之。端己之清簡勁直，正中之熱烈執着，後主之奔放自然，皆所深愛；至於飛卿詞，則我對之既無深愛，原不敢妄說，惟以飛卿詞既爲唐、五代一大宗師，列入之似較爲完整耳。此意雖定，而今年暑假期中，煩雜之事頗多，遂遲遲未能着筆。而九月中許先生又告我云，《淡江學報》近已決定提前於十一月八日校慶時出刊，因之文稿必須於十月中旬交卷。時英專及台大亦已相繼開學，倉卒間不暇取四家詞一一說之，遂依時代之前後，先說溫庭筠一家，勉爲報命，他日有暇，或可更取韋、馮、李三家一並說之，以

卒成前願。此我所以取溫詞而說之之理由二也。夫前賢已往，心事幽微，強作解人，已不免於好事之譏，而況以我之個性之疏略，飛卿之詞作之精美，倘非迫於報命之故，則即使個人欣賞態度有如上所云云之轉變，亦何敢便率爾說之也。昔佛家有偈云：「啼得血流無用處，不如緘口度殘春。」今茲之說溫詞，真所謂愚而不智，勞而少功者也。乃竟不得已而說之矣，則所差堪告慰者，惟不敢不以誠實自勉耳。譬若游魚飲水，野人負曝，或者尚不失爲個人之一得，至於欲求其有得於作者之用心，有當於讀者之體認，則非所敢致望者也。

又本文原擬但爲詞說，其後又增入《溫庭筠之生平及其爲人》與《溫庭筠之詞集》二節。前一節之增入，乃爲個人解說方便計，蓋因欲辨溫詞之有無寄託，故鈔錄若干史料，以爲知人論世之資。後一節之增入，則爲初學欲讀溫詞者略作指示而已。至於所謂詞說，則包括三部份：一爲《論溫庭筠詞之有無寄託》；一爲《溫庭筠詞之特色》；一爲《溫庭筠詞釋例》。《論溫庭筠詞之有無寄託》一節，雖微嫌支蔓，然而此問題似亦在不可不辨之列，故略及之；《溫庭筠詞之特色》一節，則但就個人所見飛卿詞之一二特點，稍加說明，至其與世人同者，則略而不述焉；《溫庭筠詞釋例》一節，則取飛卿詞代表作品數首，略加解說分析，所着重者但在個人之感受與欣賞，既非同於注釋，亦有異於翻譯也。再者，本文乃用淺近之文言寫成，則亦不過但爲立說方便而已，文白工拙原非所計。凡此諸點，唯但求盡其在我，固未必皆能有當也。

二、溫庭筠之生平及其爲人

溫氏之生平及其爲人，具見新、舊《唐書》列傳及各家筆記中，今擇要摘錄於後，讀者可自覽而得之，遂不復作冷飯化粥之舉，惟冀知人論世之際，庶幾可以略省讀者翻檢之勞而已。

《舊唐書》卷一百九十下《溫庭筠傳》：

溫庭筠者，太原人，本名岐，字飛卿。大初中，應進士。苦心硯席，尤長於詩賦。初至京師，人士翕然推重。然士行塵雜，不修邊幅，能逐絃吹之音，爲側豔之詞，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、令狐綯（按當作濤）之徒，相與蒲飲，酣醉終日。由是累年不第。徐商鎮襄陽，往依之，署爲巡官。咸通中，失意歸江東，路由廣陵，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，既至，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，久不刺謁。又乞索於楊子院，醉而犯夜，爲虞候所擊，敗面折齒，方還揚州訴之。令狐綯捕虞候治之，極言庭筠狹邪醜迹，乃兩釋之。自是汙行聞于京師。庭筠自至長安，致書公卿間雪冤。屬徐商知政事，頗爲言之。無何，商罷相出鎮。楊收怒之，貶爲方城尉。再遷隋縣尉，卒。……庭筠著述頗多，而詩賦韻格清拔，文士稱之。

《舊唐書》同卷《李商隱傳》：

李商隱……與太原溫庭筠、南郡段成式齊名，時號「三十六」。文思清麗，庭筠過之。而俱無持操，恃才詭

激，爲當塗者所薄，名宦不進，坎壈終身。

《新唐書》卷九十一《溫大雅傳》附《廷筠傳》：

彥博裔孫廷筠，少敏悟，工爲辭章，與李商隱皆有名，號溫、李。然薄於行，無檢幅。又多作側辭豔曲，與貴胄裴誠、令狐滈等蒲飲狎昵。數舉進士，不中第。思神速，多爲人作文。大中末，試有司，廉視尤謹，廷筠不樂，上書千餘言，然私占授者已八人，執政鄙其爲，授方山尉。徐商鎮襄陽，署巡官，不得志，去歸江東。令狐綯方鎮淮南，廷筠怨居中時不爲助力，過府不肯謁。丐錢揚子院，夜醉，爲邏卒擊折其齒，訴於綯。綯爲劾吏，吏具道其汙行，綯兩置之。事聞京師，廷筠徧見公卿，言爲吏誣染。俄而徐商執政，頗右之，欲白用。會商罷，楊收疾之，遂廢卒。本名岐，字飛卿。

唐人撰《玉泉子》：

溫庭筠有詞賦盛名，初從鄉里舉，客遊江淮間，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。庭筠少年，其所得錢帛，多爲狎邪所費。勗大怒，笞且逐之。以故庭筠不中第。其姊趙頤之妻也，每以庭筠下第，輒切齒於勗。一日，廳有客，溫氏偶問誰氏，左右以勗對之。溫氏遽出廳事，執勗袖大哭。勗殊驚異，且持袖牢固不可脫，不知所爲。移時，溫氏方曰：「吾弟年少宴遊，人之常情，奈何笞之？迄今遂無有成，安得不由汝致之？」遂大哭，久之，方得解脫。勗歸憤訝，竟因此得疾而卒。

宋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卷二：

宣宗時，相國令狐綯……曾以故事訪於溫岐。對以其事出《南華》，且曰：「非僻書也。或冀相公鑒理之暇，時宜覽古。」綯益怒之，乃奏岐有才無行，不宜與第。會宣宗私行，爲溫岐所忤，乃授方城尉。所以岐詩云：「因知此恨人多積，悔讀《南華》第二篇。」

又《北夢瑣言》卷四：

溫庭雲，字飛卿，或云作筠字，舊名岐。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曰溫、李。才思豔麗，工於小賦。每入試，押官韻作賦，凡八叉手而八韻成。多爲鄙鋪假手，號曰救數人也。而士行有缺，縉紳薄之。李義山謂曰：「近得一聯句云：『遠比召公，三十六年宰輔。』未得偶句。」溫曰：「何不云『近同郭令，二十四考中書』。」宣宗嘗賦詩，上句有「金步搖」，未能對，遣末第進士對之。庭雲乃以「玉條脫」續之。宣宗賞焉。又藥名有白頭翁，溫以蒼耳子爲對。他皆此類也。宣宗愛唱《菩薩蠻》詞，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，戒令勿洩，而遽言於人，由是疏之。溫亦有言云「中書堂內坐將軍」，義相國無學也。宣皇好微行，遇於逆旅。溫不識龍顏，傲然而詰之曰：「公非司馬長史之流？」帝曰：「非也。」又謂曰：「得非大參簿尉之類？」帝曰：「非也。」謫爲方城縣尉。其制詞曰「孔門以德行爲先，文章爲末，爾旣德行無取，文章何以補焉？徒負不羈之才，罕有適時之用」云云，竟流落而死也。杜鰲公自西川除淮海，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，留詩云：「卓氏墟前金線柳，隋家堤畔錦帆風。貪爲兩地行霖雨，不見池蓮照水紅。」鰲公聞之，遺絹一千疋。吳興沈徽云：「溫舅曾於江淮爲親表檣楚，由是改名焉。」庭雲又每歲舉場，多爲舉人假手。沈詢侍郎知舉，別施鋪席授庭雲，不與諸公鄰比。翌日，簾前謂庭雲曰：「向來策名者，皆是文賦託於學士，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，勉旃。」因遣之，由是不得意也。

宋錢易《南部新書》庚：

令狐相綯，以姓氏少，族人有投者，不惜其力。由是遠近皆趨之。至有姓胡冒令狐者。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：「自從元老登庸後，天下諸胡悉帶令。」

元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卷八：

庭筠，字飛卿，舊名岐，并州人，宰相彥博之孫也。少敏悟天才，能走筆成萬言。善鼓琴吹笛，云：「有絃卽彈，有孔卽吹，何必鑿桐與柯亭也。」側辭豔曲，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溫、李。才情綺麗，尤工律賦。每試，押官韻，燭下未嘗起草，但籠袖凭几，每一韻一吟而已。場中曰「溫八吟」。又謂八叉手成八韻，名「溫八叉」。多爲鄰鋪假手。然薄行無檢幅，與貴胄裴誠、令狐滈等飲博。後嘗夜醉詬狹邪間，爲邏卒折齒，訴不得理。舉進士，數上又不第。出入令狐相國書館中，待遇甚優。時宣宗喜歌《菩薩蠻》，綯假其新撰進之，戒令勿泄，而遽言於人。綯又嘗問玉條脫事，對以出《南華經》，且曰：「非僻書。相公鑒理之暇，亦宜覽古。」又有言曰：「中書省內坐將軍，義綯無學。由是漸疏之。自傷云：『因知此恨人多積，悔讀《南華》第二篇。』」徐商鎮襄陽，辟巡官。不得志，遊江東。大中末，山北沈侍郎主文，特召庭筠試於簾下，恐其潛救。是日不樂，逼暮，請先出，仍獻啓千餘言。詢之，已占授八人矣。執政鄙其爲，留長安中待除。宣宗微行，遇於傳舍，庭筠不識，傲然詰之曰：「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？」又曰：「得非文參簿尉之類？」帝曰：「非也。」後謫方城尉，中書舍人裴坦當制，忸怩含毫久之，詞曰：「孔門以德行居先，文章爲末。爾旣早隨計吏，宿負雄名，徒誇不羈之才，罕有適時之用。放騷人於湘浦，移賈誼於長沙。尙有前席之期，未爽抽毫之思。」庭筠之官，文士詩人爭賦詩祖餞，惟紀唐夫擅場，曰：「鳳凰詔下雖霜命，鸚鵡才高却累身。」唐夫舉進士，有詞名。庭筠仕終國子助教，竟流落而死。今有《漢南真藥》十卷、《握蘭集》三卷、《金銮集》十卷、《詩集》五卷及《學海》三十卷，又《採茶錄》一卷，及著《乾牋子》一卷，序云：「不爵不祿，非無非矣，能說諸心，庶乎乾牋之義歟。」並傳於世。（按溫庭筠之作品今但存《詩集》三卷、《別集》一卷，清顧嗣立輯）

《集外詩》一卷。詞散見《花間》、《尊前》諸集。說詳後。）

自右所摘錄之諸則記載中，溫氏之生平及爲人已可概見。他如《全唐詩話》、《唐詩紀事》、《唐摭言》、《桐薪》諸書中，亦多記有溫庭筠之瑣事軼聞，以事多重複，茲不具錄。又近人夏承燾編有《溫飛卿繫年》一卷，考訂頗詳，可供參考之用。

三、溫庭筠之詞集

溫庭筠之作品，據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云：「溫庭筠《握蘭集》三卷，又《金筌集》十卷（二）、《詩集》五卷、《漢南真藁》十卷。」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云：「溫庭筠《漢南真藁》十卷，又《集》十四卷、《握蘭集》三卷、《記室備要》三卷、《詩集》五卷。」又著錄云：「溫庭筠集七卷。」世多以爲《唐志》所著錄之《握蘭集》三卷、《金筌集》十卷即是溫氏之詞集。然據《溫飛卿詩集箋注》所附錄之康熙三十六年長洲顧嗣立跋云「今所見宋刻，止《金筌集》七卷、《別集》一卷、《金筌詞》一卷」，是飛卿詞集宋時但有一卷，則世所稱之《握蘭》、《金筌》二集，恐係兼詩文集言之，非專指詞集也。又《彊村叢書》收有《金匱集》一卷，卷首題名溫飛卿庭筠，世亦有誤以此卽爲《金筌集》者，然據《金匱集》所附鮑以文跋語云：「右《金匱集》一卷，計詞一百四十七闕，明正統辛酉海虞吳訥所編《四朝名賢詞》之一也。編纂各分宮調，此他詞集及詞譜所未有。閒取《全唐詩》校勘（按《全唐詩》曾彙輯唐五代詞附於書末），

中雜韋莊四十七首、張泌一首、歐陽炯十六首、溫詞祇八十三首，疑是前人彙集四人之作，非飛卿專集也。按飛卿有《握蘭》、《金荃》二集，《金匳》豈即《金荃》之訛耶？元本爲梅禹金先生評點，余從錢塘汪氏借鈔得之。」（按鮑氏謂《金匳》非飛卿專集，所言極是，然以《金匳》爲《金荃》之訛，則非矣。）其後更有朱孝臧氏跋文云：「此鮑淥飲手稿，朱筆別紙附寫本後。按宋吉洲本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刻成於慶元二年，《近體樂府》校語引《尊前》、《金匳》諸集。陸放翁跋《金匳集》云：『飛卿《南鄉子》八闕，語意工妙，殆可追配劉夢得《竹枝》，信一時傑作也。淳熙己酉立秋觀於國史院直廬。』此則更在慶元之前。蓋宋人雜取《花間集》中溫、韋諸家詞，各分宮調，以供歌唱，其意欲爲《尊前》之續。故《菩薩蠻》注云：『五首已見《尊前集》。』吳伯宛謂《尊前》就詞以注調，《金匳》依調以類詞，義例正相比附也。《南鄉子》本歐陽炯作，放翁目爲溫詞，可見標題飛卿，由來已古。……丙辰三月穀雨日歸安朱孝臧。」據此可知題名溫飛卿之《金匳集》，實非飛卿專集，而爲宋人雜取《花間》諸家之作所編之詞集，分宮調編排，取供歌唱者也。宋人不尙考據，故於各家姓名，亦不加訂正。題名溫飛卿，沿誤已久。王國維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》，有《金荃詞》一卷。跋文所云「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有一百四十七闕本」者，實即《金匳集》也。《詞學季刊》第三卷第三號趙尊嶽《詞籍提要》云：「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《金荃詞》一卷，何夢華藏書，有無名氏跋，即淥飲此稿（按即前所錄《金匳集》後鮑淥飲之跋文）。蓋夢華據此逐錄，而掄其名，又臆改《金匳》爲《金荃》也。」王國維氏所見者蓋即此本。是王氏所見者原爲《金匳》，而《金匳》與《金荃》固較然爲二也。王氏雖未詳加辨證，然以其中雜有韋莊、張

泌、歐陽炯諸家之作頗多，故已知其不可據。王氏所輯《金荃詞》一卷，但以《花間集》爲本，又從《尊前集》補一闕（按乃《菩薩蠻》「玉纖彈處真珠落」一首），從《草堂詩餘》補一闕（按乃《木蘭花》「家臨長信往來道」一首，此詞實亦見《詩集》，題名《春曉曲》），從《詩集》補二闕（按乃《楊柳枝》「一尺深紅蒙麝塵」及「井底點燈深燭伊」二首，《詩集》中原題作《新添聲楊柳枝》），共七十闕。又林大椿校輯《唐五代詞》，所收溫庭筠詞七十闕，與王氏輯本全同。今日欲讀溫庭筠詞，求其可信，蓋盡於此矣。

四、論溫庭筠詞之有無寄託

飛卿詞傳世既久，評者極衆，見仁見智，各有不同。然大別之，約可分爲二派：一爲主張溫詞爲有寄託者；一爲主張溫詞爲無寄託者。茲先將二派之說擇要分別摘錄於後：

（一）主張溫詞爲有寄託者，如：

張惠言《詞選敍》云：

溫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閎約。

又《詞選》評飛卿《菩薩蠻》詞云：

此感士不遇也，篇法彷彿《長門賦》，而用節節逆敘。……「照花」四句，《離騷》「初服」之意。「青瑣」、「金堂」、「故國」、「吳宮」，略露寓意。

又《詞選》評《更漏子》二首云：

此三首亦《菩薩蠻》之意。

「驚塞雁」三句，言懽戚不同，與下「夢長君不知」也。

「蘭露重」三句，與「塞雁」、「城烏」義同。

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云：

所謂沉鬱者，意在筆先，神餘言外，寫怨夫思婦之懷，寓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飄零，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。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，欲露不露，反復纏綿，終不許一語道破。匪獨體格之高，亦見性情之厚。飛卿詞如「嬾起畫蛾眉，弄妝梳洗遲」，無限傷心，溢於言表。又「春夢正關情，鏡中蟬鬢輕」，淒涼哀怨，真有欲言難言之苦。又「花落子規啼，綠窗殘夢迷」，又「鸞鏡與花枝，此情誰得知」，皆含深意。

飛卿《更漏子》首章云：「驚塞雁，起城烏，畫屏金鷓鴣。」此言苦者自苦，樂者自樂。次章云：「蘭露重，柳風斜，滿庭堆落花。」此又言盛者自盛，衰者自衰，亦即上章苦樂之意。顛倒言之，純是風人章法，特改換面目，人自不覺耳。

飛卿《菩薩蠻》十四章，全是變化《楚騷》，古今之極軌也。徒賞其芊麗，誤矣。

吳梅《詞學通論》云：

唐至溫飛卿，始專力於詞。其詞全祖《風》、《騷》，不僅在瑰麗見長。……飛卿之詞，極長短錯落之致矣，而出詞都雅，尤有怨悱不亂之遺意。

(二)主張溫詞爲無寄託者，如：

劉熙載《藝概》云：

溫飛卿詞，精妙絕人，然類不出乎綺怨。

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云：

張皋文(惠言)謂飛卿之詞「深美閎約」。余謂此四字惟馮正中足以當之。劉融齋(熙載)謂飛卿「精艷(當作『妙』)絕人」，差近之耳。

固哉，皋文之爲詞也。飛卿《菩薩蠻》、永叔《蝶戀花》、子瞻《卜算子》，皆興到之作，有何命意？皆被皋文深文羅織。

「畫屏金鷓鴣」，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

《栩莊漫記》云：

少日誦溫尉詞，愛其麗詞綺思，正如王、謝子弟，吐屬風流。嗣見張、陳評語，推許過當，直以上接靈均，千古獨絕。殊不謂然也。飛卿爲人，具詳舊史，綜觀其詩詞，亦不過一失意文人而已。寧有悲天憫人之懷抱？昔朱